

(上接第二版)

1968年建自来水塔。
1969年盖大礼堂……
但是，“高产穷队”的危机也出现了。高产再高产，已超吨粮双百斤棉，可是劳力农药化肥投入更高，经济出现负增长，十几年里，人均分配每年平均只增加1元3角钱——就在种植业一棵树上吊死？

曾任大队会计的王云邦记得，那段时间，老史老爱算账，算盘珠子拨得噼里啪啦响，除了妻子玉米棉花，把村里能生崽儿的母鸡母兔母羊母牛母驴都算上了。

“要想日子富，工商林牧副。”

1964年，新乡百泉农专处理奶牛，一头大奶牛上千元，老史只掏90元

牵回了3头小奶牛。村里人来看稀罕：“这是牛啊还是羊啊？夜里可看好喽，别让老鼠拉走了。”老史哈哈笑道：“有小不愁大。”1967年，老史派人到沁阳，3000元赶回6头大母驴，便宜没好货，有人编顺口溜：“提起沁阳驴，笑破人肚皮，六驴七只眼，还有个前裁蹄。”老史又派人到伊犁，买了27匹新疆马，26母1公，用鞭子赶着走了俩月回到刘庄，人们问黑瘦的赶马人：“你们是从非洲赶马回来的？”……到70年代中期，畜牧场已每年卖骡马20多匹，100多头奶牛每天产奶几千斤，又衍生了奶粉厂、冰糕厂、乳品加工厂；同时磨面机、轧棉机、榨油机响应声此起彼伏，集体新村也已动工，全村生机勃勃一片兴旺。

刘庄的动静，引起了一些领导的不安。对棘手的史来贺，曾“调虎离山”，调他去当某县县委书记，某区区委书记，他不去；又婉言劝退：“老史啊，年纪不小了，下来让年轻人干吧。”老史反问：“我才40多岁，咋就年纪大了？”来人威胁：“你是全国著名农业劳模、植棉能手，不把精力放在粮食和棉花上，你不怕砸了牌子、坏了名声？”老史回答：“牌子、名声不值钱，一个共产党员能给老百姓谋些利益，才最值得！”

刘庄的工业，是吹喇叭吹出来的。

1974年冬天，拖拉机手拆下哑了的喇叭，向老史抱怨市场上配不来货。村里刚在铁木小组基础上草创了机械厂，技术厂长是高中毕业的史世领，他正在自修大学理工课程和机械、制图等知识。老史父子和工人把坏喇叭大卸八块，3天3夜鼓捣响了。砸喇叭咣儿时，却焊接、冲压、冷轧、热轧都不满意，老史提议改为两次冲压，成了！改进的产品定名CF-66型双音排气喇叭，可到省汽车配件公司推销时，村办小厂吃了闭门羹。老史到省里开会，索性把刘庄喇叭摆到了大会会场上。这一招真灵，不少人验货下单，20多个省市的采购员纷至沓来。农家大院里，万能外圆磨床、万能升降台铣床、精密滚齿机、插齿机发出欢快的轰鸣。

机械厂像只母鸡，又孵出了面粉厂、造纸厂、电瓶厂、棉油加工厂、缝纫厂、砖窑厂，加上牧林渔业，村里已有十几个小企业。还有4辆解放牌汽车、2部三轮摩托车、8部拖拉机、10部柴油机、150部电动机、11部小麦收割机、1部小麦播种机等等。1980年全面丰收，粮食亩产1675斤，皮棉亩产222斤，全村总产值205万元，工副业占66%。

然而，一旦进入全国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的80年代，刘庄的种种骄人成果，统统成了小打小闹。在争上项目的热潮中，这一群农民坐不住了，钻天拱地，左冲右突，一阵盲目乱撞。

养奶牛，经济效益不高；

养马，马驹因溶血病成活率低；

养鸡，鸡群互相叨得没毛儿，派去管理的村委会副主任把鸡嘴钩儿都剪了。出鸡瘟时，怕老史知道，死一只往大烟囱里扔一只，扔了满满一烟囱。

上腐竹厂，生产方式落后，否决；

上啤酒厂，到汴京啤酒厂考察，难抢市场，否决；

上食品厂，冰淇淋、糖果制造机都进村了，但高档产品在农村难销，低档产品不赚钱，停止；

上纤维板厂，买回主机，备足原料，到附近李台村、郎公庙村一看傻眼了，价廉利薄的纤维板一垛一垛堆成了山，停止；

上化工厂，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，技术不过关，停产；

上造纸厂，“农村姓猴儿的多，你干啥我学啥”，村村都有造纸厂，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控，下马；

上高级卫生纸厂，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，花40多万元建厂，出口却突然受阻，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。卫生纸分给村民，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……

老史过去样样在行：抬头看天，预言灵验；隔皮挑爪，个个包甜；干活也爱示范，从耩麦子到使牲口，从装车到挖河，直至建厂办企业……群众认定，老史说啥跟着走了，没错儿。这时起了怨言：“搞这，搞那，弄停停，拿钱往火里扔哩。”

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，就是在这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，

可以放开胆子做梦，而且亲手梦想成真。沧海转瞬桑田，大手一挥，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；大手一挥，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；大手一挥，水渠纵横织遍田野；大手一挥，集体新村拔地而起；大手一挥，农林牧副人欢马叫……但现在，他的手挥不动了，梦境超出了一個农民的传统疆域……

1984年，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，鼓励“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，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”。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：“老史啊，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，要办，就办大企业，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。”

老史心中豁然开朗，反思过往，面向未来，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“定盘子”：一切重新开始，想高的，干大的，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！

恰于此时，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。

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，为二药生产药品“中间体”，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，生物医药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。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，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铺。但钱工的住址，只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，不知门牌号，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。

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，与2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，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。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，下午重来，终于在一跟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。钱工一听却摆手：这事农村干不了，干不了！

返回后，老史说：“你们再去请。”

钱工千里迢迢，一进刘庄眼就亮了：“想不到，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，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，了不起！”他和老史一见倾心，一同创建淀粉酶厂。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，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，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。又派人到无锡、南京、天津，学的也是菌种、化验、发酵、提取、精制等技术。

机械设计图的是另一位工程师，老史在家招待，还拿出了在北京开会时买的茅台。酒过三巡，工程师提出，他家新居装修要5万元，工厂投产后要抽取前3年利润的10%……

憋一肚子火儿的老史，急电从郑州工学院召回了准备考研的世领，还有村里送去进修的6名学生。养兵千日，他赶鸭子上架，逼这些子弟搞机械设计。可这是一个高科技生物医药大企业呀！他喝问儿子：“你们说能干不能干？”世领说：“咱试试，兴许差不多……”他吼道：“你别差不多，投资400多万，搞砸了，刘庄三五年翻不了身！”7名学子向大学请假半年回了刘庄……而正是老史这一逼，逼出了一支技术和管理的“子弟兵”，使刘庄企业发展引擎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。

世领带人赶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，从一位王工手里拿到部分图纸。又到山西清徐县一家淀粉酶厂取经，厂方见钱工介绍信很客气，但车间间保密，世领设法溜进去察看了发酵罐、喷雾塔那套设备……他把学过的机械设计与生物医药工程原理相结合，埋头一个月画出了图纸。钱工一看点头，不比专业人员设计差。

建厂一期工程，从发酵到提取的180个直径2.2米、高十几米的巨型罐，一些采购不到的机械设备，都是刘庄自力更生解决的，节省资金上百万元。但还需投资460万元，村集体只拿出200万元资金，村民们又主动集资260万元。

二药一位朋友来看老史，老史问他：肌苷与淀粉酶，哪个项目利润高、前景好？——就这一问，利润高好几倍的肌苷取代淀粉酶，成了刘庄主打产品。肌苷应用于白细胞、血小板、心脏、肝脏、眼部等疾病治疗，当时主要依靠外汇进口。而这微生物工程，从庄稼到细菌，涵盖极其浩瀚，老史宣告：“一旦进入生物工程，刘庄经济就开入了公海！”

然而，一个泥腿子，年过半百，菌种没见过，显微镜没摸过，只读一两年私塾，还是在扫盲班完成的开蒙。从黄河边到公海上，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革命性超越！

记者在刘庄，不断遇到自发前来的参观者，除了团队，还有坐电三轮带孙女来的80多岁农村大娘，有徒步来的民办教师，有从新乡市骑车来的知识分子夫妇。那对夫妇羡慕地说：“村子真漂亮，干干净净，安安静静，比城里的小区还好！”

刘庄，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，技术不过关，停产；

上造纸厂，“农村姓猴儿的多，你干啥我学啥”，村村都有造纸厂，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控，下马；

上高级卫生纸厂，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，花40多万元建厂，出口却突然受阻，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。卫生纸分给村民，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……

老史过去样样在行：抬头看天，预言灵验；隔皮挑爪，个个包甜；干活也爱示范，从耩麦子到使牲口，从装车到挖河，直至建厂办企业……

群众认定，老史说啥跟着走了，没错儿。这时起了怨言：“搞这，搞那，弄停停，拿钱往火里扔哩。”

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，就是在这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，

可以放开胆子做梦，而且亲手梦想成真。沧海转瞬桑田，大手一挥，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；大手一挥，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；大手一挥，水渠纵横织遍田野；大手一挥，集体新村拔地而起；大手一挥，农林牧副人欢马叫……但现在，他的手挥不动了，梦境超出了一個农民的传统疆域……

1984年，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，鼓励“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，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”。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：“老史啊，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，要办，就办大企业，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。”

老史心中豁然开朗，反思过往，面向未来，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“定盘子”：一切重新开始，想高的，干大的，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！

恰于此时，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。

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，为二药生产药品“中间体”，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，生物医药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。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，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铺。但钱工的住址，只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，不知门牌号，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。

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，与2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，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。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，下午重来，终于在一跟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。钱工一听却摆手：这事农村干不了，干不了！

返回后，老史说：“你们再去请。”

钱工千里迢迢，一进刘庄眼就亮了：“想不到，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，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，了不起！”他和老史一见倾心，一同创建淀粉酶厂。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，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，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。又派人到无锡、南京、天津，学的也是菌种、化验、发酵、提取、精制等技术。

机械设计图的是另一位工程师，老史在家招待，还拿出了在北京开会时买的茅台。酒过三巡，工程师提出，他家新居装修要5万元，工厂投产后要抽取前3年利润的10%……

憋一肚子火儿的老史，急电从郑州工学院召回了准备考研的世领，还有村里送去进修的6名学生。养兵千日，他赶鸭子上架，逼这些子弟搞机械设计。可这是一个高科技生物医药大企业呀！他喝问儿子：“你们说能干不能干？”世领说：“咱试试，兴许差不多……”他吼道：“你别差不多，投资400多万，搞砸了，刘庄三五年翻不了身！”7名学子向大学请假半年回了刘庄……而正是老史这一逼，逼出了一支技术和管理的“子弟兵”，使刘庄企业发展引擎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。

世领带人赶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，从一位王工手里拿到部分图纸。又到山西清徐县一家淀粉酶厂取经，厂方见钱工介绍信很客气，但车间间保密，世领设法溜进去察看了发酵罐、喷雾塔那套设备……他把学过的机械设计与生物医药工程原理相结合，埋头一个月画出了图纸。钱工一看点头，不比专业人员设计差。

建厂一期工程，从发酵到提取的180个直径2.2米、高十几米的巨型罐，一些采购不到的机械设备，都是刘庄自力更生解决的，节省资金上百万元。但还需投资460万元，村集体只拿出200万元资金，村民们又主动集资260万元。

二药一位朋友来看老史，老史问他：肌苷与淀粉酶，哪个项目利润高、前景好？——就这一问，利润高好几倍的肌苷取代淀粉酶，成了刘庄主打产品。肌苷应用于白细胞、血小板、心脏、肝脏、眼部等疾病治疗，当时主要依靠外汇进口。而这生物医药工程，从庄稼到细菌，涵盖极其浩瀚，老史宣告：“一旦进入生物工程，刘庄经济就开入了公海！”

然而，一个泥腿子，年过半百，菌种没见过，显微镜没摸过，只读一两年私塾，还是在扫盲班完成的开蒙。从黄河边到公海上，是一次多么巨大的革命性超越！

记者在刘庄，不断遇到自发前来的参观者，除了团队，还有坐电三

轮带孙女来的80多岁农村大娘，有徒步来的民办教师，有从新乡市骑车来的知识分子夫妇。那对夫妇羡慕地说：“村子真漂亮，干干净净，安安静静，比城里的小区还好！”

刘庄，生产锅炉防垢除垢剂，技术不过关，停产；

上造纸厂，“农村姓猴儿的多，你干啥我学啥”，村村都有造纸厂，又因污染环境受到政策严控，下马；

上高级卫生纸厂，有国家和省外贸部门推荐，花40多万元建厂，出口却突然受阻，只得转产包装纸保本。卫生纸分给村民，用了六七年都没用完……

老史过去样样在行：抬头看天，预言灵验；隔皮挑爪，个个包甜；干活也爱示范，从耩麦子到使牲口，从装车到挖河，直至建厂办企业……

群众认定，老史说啥跟着走了，没错儿。这时起了怨言：“搞这，搞那，弄停停，拿钱往火里扔哩。”

史来贺扎根刘庄不走的一个情结，就是在这一件大地原创作品上，

可以放开胆子做梦，而且亲手梦想成真。沧海转瞬桑田，大手一挥，1900多亩耕地变得平平展展；大手一挥，千亩棉田堆起座座银山；大手一挥，水渠纵横织遍田野；大手一挥，集体新村拔地而起；大手一挥，农林牧副人欢马叫……但现在，他的手挥不动了，梦境超出了一個农民的传统疆域……

1984年，万里副总理给史来贺回信，鼓励“刘庄农民尽快地富裕起来，对广大农民是个有力的鼓舞”。姚依林副总理视察刘庄时说：“老史啊，你这个经济实体实力雄厚，要办，就办大企业，小企业让给周围村子去办。”

老史心中豁然开朗，反思过往，面向未来，从此为刘庄经济腾飞“定盘子”：一切重新开始，想高的，干大的，勤劳致富变为科技致富，村办企业办成现代化大企业！

恰于此时，机会像一根青藤悄悄地伸向老史。

北边魏庄与新乡县第二制药厂联合办厂，为二药生产药品“中间体”，老史应邀参加开工剪彩时，生物医药这个新名词一下子攫住了他。二药李厂长向他推荐的微生物专家，是江苏无锡微生物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钱铭铺。但钱工的住址，只知是在无锡钱塘大街，不知门牌号，仅记得门口有根电线杆。

已到郑州工学院电机系上学的史世领，与2位村干部被派往无锡，一大早就沿着钱塘大街电线杆挨门打听。几里长的大街从头到尾没找到，下午重来，终于在一跟电线杆旁找到了邻街单扇门里的钱家。钱工一听却摆手：这事农村干不了，干不了！

返回后，老史说：“你们再去请。”

钱工千里迢迢，一进刘庄眼就亮了：“想不到，中原还有这么漂亮的新农村，绝不次于苏南一些先进村，了不起！”他和老史一见倾心，一同创建淀粉酶厂。正好附近小冀镇有二药一个肌苷车间，工艺流程与生产淀粉酶相似，老史派12名尖子去培训。又派人到无锡、南京、天津，学的也是菌种、化验、发酵、提取、精制等技术。

机械设计图的是另一位工程师，老史在家招待，还拿出了在北京开会时买的茅台。酒过三巡，工程师提出，他家新居装修要5万元，工厂投产后要抽取前3年利润的10%……

憋一肚子火儿的老史，急电从郑州工学院召回了准备考研的世领，还有村里送去进修的6名学生。养兵千日，他赶鸭子上架，逼这些子弟搞机械设计。可这是一个高科技生物医药大企业呀！他喝问儿子：“你们说能干不能干？”世领说：“咱试试，兴许差不多……”他吼道：“你别差不多，投资400多万，搞砸了，刘庄三五年翻不了身！”7名学子向大学请假半年回了刘庄……而正是老史这一逼，逼出了一支技术和管理的“子弟兵”，使刘庄企业发展引擎从一开始就牢牢掌握在了自己手里。

世领带人赶赴冰天雪地的哈尔滨，从一位王工手里拿到部分图纸。又到山西清徐县一家淀粉酶厂取经，厂方见钱工介绍信很客气，但车间间保密，世领设法溜进去察看了发酵罐、喷雾塔那套设备……他把学过的机械设计与生物医药工程原理相结合，埋头一个月画出了图纸